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 特 辑 ·

张宗昌 外传

戚宜君



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反对我四项基本原则,对我国内情况进行捏造、歪曲或对我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保管,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

张宗昌外传 (特辑)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7)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编辑

季啸风 李文博主编

桂霭茹 选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5印张 128千字

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4,000册

ISBN 7-5013-0251-0/K·19

(书号 11201·96) 定价 1.40元

编者前言

张宗昌在北洋军伐中属于后起者，地位不甚显赫，而其丑名远播，非其同侪可匹敌。他的事迹很富传奇色彩，由一无赖，纠集亡命之徒，闯荡江湖，在民初扰攘的局面中投身军旅，利用军伐相争的时机，不数年竟跻于大将之列，并以骠悍、英勇、善战而著称。他开府济南，称霸一方，骄奢淫佚，胡作非为，可谓超绝一时。部伍所至，百姓惊奔，畏之为虎狼。主鲁期间，横征暴敛，鱼肉乡民，为鲁人切齿痛恨。然其不学无术，浑憨粗鲁的言行，闻之令人绝倒，相谈以解颐，流传既广，每为文艺家所采撷，由此他便成为人所共知的人物。一九二八年他被国民党北伐军战败后即消声匿迹，三二年被刺身死，至今已逾半个世纪。每当人们谈及北洋军伐统治时期的往事，仍然会想到他。他无形中成了北洋军伐的代表人物之一。

《张宗昌外传》一文中，虽掺杂了一部分流传下来的笑料，留有作者渲染的笔痕，但对他重要事迹的陈述，乃有所据而非杜撰。作为历史故事阅读，对于了解北洋军伐统治时期的历史，认识北洋军伐的丑恶是有助益的。

作者戚宜君，在台湾出版的刊物上常见有文章发表，其中以历史人物传记居多。我们曾选收过他写的《张大千外传》（见《回忆张大千，附张大千外传》特辑）。至于他的出身、经历，因尚未见有介绍材料，只好暂缺。

此外，台湾《山东文献》杂志载有张蕴珊写的《狗肉将军张宗昌遇刺始末》一文，附于传后，供参考。作者认为，刺杀张宗昌一事，不仅与韩复榘无关，而且韩曾暗加防范。与之相反的说法是：根据医院解剖验尸的结果，张宗昌系中步枪子弹致死，说明刺张乃韩所主使，利用邓继成为父报仇承担虚名而已。两说以后者较盛，外传采用的就是这一说法。

目次

写在《张宗昌外传》之前	尹雪曼	一
楔子		二
“北洋军伐”素描		三
张宗昌的轮廓速写		四
在寒微中成长		六
出关闯荡江湖		九
日俄之战中大出锋头		一一
荣任骑兵团长		一三

袁世凯收买暗杀陈其美
 晋京入湘窜赣再度出关
 消灭高仕俟收编白俄军
 豪赌和娶亲
 奉军入关的开路先锋
 兵不血刃占领淞沪
 开府济南衣锦还乡
 王状元出长山东大学
 文曲星启沃冥顽督办
 孝亲与护短
 修建孔庙增刊古书
 崔瞎子神机妙算
 林白水惹祸上身
 名妓亚仙舍身救梅郎
 “五不知的糊涂蛋”
 长腿督办督鲁点滴
 大炮轰天祈雨
 变改批示不予追究
 犒赏恤助漫无章法
 包办副官娶老婆
 赈济报人出手大方
 卖官鬻爵不成体统
 抓派不分大闹笑话
 小鸟吃麦饼
 白吃白拿怨声载道
 改过迁善肝胆照人
 生活豪奢挥霍无度
 直鲁联军烟消云散
 东渡日本观望风色
 醋海兴波殃及池鱼
 亚仙别府施美人计
 解甲还乡处处陷阱
 自投罗网被刺殒命
 人死灯灭一了百了
 附：狗肉将军张宗昌遇刺始末

一六
 一八
 二〇
 二三
 二五
 二七
 三一
 三二
 三五
 三八
 四〇
 四一
 四四
 四五
 四七
 五一
 五一
 五二
 五二
 五三
 五三
 五三
 五四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六
 五七
 五九
 六二
 六五
 六七
 七〇
 七二
 七四

寫在『張宗昌外傳』之前

尹雪曼

前幾年的電視連續劇愛演北洋軍閥故事，而每演必有張大帥。此大帥非指當年的「關東王」張作霖，乃指山東舊軍張宗昌。雖然，嚴格的說起來，張宗昌還不够資格列入北洋軍閥代表之林。但年深日久，衆人不是以訛傳訛，就是習焉不察，遂稀里糊塗地一直把張宗昌當作北洋軍閥的代表（典型）人物，張宗昌如果地下有知，看見這麼多的後生晚輩如此地捧他的場，他大概也會九泉含笑了。

最近，戚宜君兄，寫了一部「張宗昌外傳」，自十月號起在中外雜誌連載，我有幸先讀到宜君兄的大作原稿，愛不忍釋，一口氣把它讀完了。張宗昌這位混世魔王（可能言重了），當他紅透半片天時，由於我尚年幼，對他的事蹟聽聞的並不多。知道他，注意到這麼一個人，大概還是讀完大學以後的事。近些年來，由於戲劇、小說、傳記的渲染，對於張宗昌這個人，當然是耳熟能詳了。可惜，所聽到的有關張宗昌的故事，大都流爲概念化。因此，大凡舞臺上、銀幕上或螢光幕上出現一位光頭，滿口粗話，不學「有」術的北洋軍人，必是張宗昌。就好像國劇舞臺上的大白臉，必是曹孟德一樣。其實，張宗昌非舞臺上那樣的粗魯無文，曹操也並非沒有一丁點可資

稱述的長處。概念化了的小說和戲劇人物，往往不是流於低俗，祇能發生一些逗笑的作用外，大概就是無可避免的流於僵化，變得好像無血無肉的不真實。

因此，我非常推許宜君兄的這部「張宗昌外傳」。張宗昌雖然說不上是一位了不起的，翻雲覆雨的北洋軍閥人物，但他在混亂的民國十幾年的數年中，仍然有他無法抹殺的影響與地位。以今天我們的眼光來評判張宗昌。雖然我們可能覺得像張宗昌這樣的行伍軍人，對國家民族與社會，幾乎一無是處；然而，透過宜君兄的大著，我們却可以看出像張宗昌這樣的人，第一，他的興起絕對有他的時代背景與社會因素。這也就是說，民國初年的我國社會、政府、軍事與經濟發展的情形，都提供了孕育張宗昌這樣的角色條件。因此，張宗昌得以很神奇、很幸運似的，在那個時代崛起，而且，獨霸一方若干年。第二，張宗昌給社會的印象，雖說是識不到幾個字的大老粗；但是，他的別的許多條件，却十分能够適合當時他生存、發展的社會要求。譬如，他極爲孝順，對他的父母，特別是母親，孝順得不得了。其次，他極講道義，既不像今人的唯利是圖，也沒有今人有奶便是娘的作風！第三，他非常念舊；對

他的長官，尤其恭順無比。就是在他身爲山東督軍，大權在握，氣焰薰天的時候，他也從不改變他對昔日長官的恭順。這幾點，在今天的一般人看來，幾乎都是微不足道，或頑固、落伍的表徵。但是在張宗昌的那個時代，却是他成就其「霸業」的基本條件。因此，認真分析起來，使我們覺得「盜亦有道」這句話，確實一點也不假；同時，其中亦含有莫大的哲理。

但要全盤瞭解張宗昌這個人，不可不參看一下這部「張宗昌外傳」。

當然，由於部分資料收集困難，宜君兄在撰寫這部書時，曾經花了不少功夫，到處作個人採訪，以期能够不違背歷史的真實。像這類歷史人物故事作品，原則上本來是很難執筆的，因爲各人觀點，見仁見智，難免差異。不過，如能儘可能求真求實，必可獲得讀者信任。宜君兄的這部「張宗昌外傳」，相信無論在今天或數十年後，其必然會被千萬讀者當作一部最好的歷史人物故事來讀，當是可以斷言的。

（原載：中外雜誌（台）一九八三年
三四卷 五期 四〇頁）

張宗昌外傳(一)

戚宜君

楔子

清代咸豐二年(一八五二)，曾國藩督辦團練，日漸擴張，遂成所向無敵的「湘軍」，終於壓平「太平軍」及「捻、回之亂」；李鴻章繼曾國藩之後，節制各軍，並成立「淮軍」，支撐晚清大局；迄中日「甲午之戰」一敗塗地，袁世凱繼起，編練新建陸軍於小站，練成北洋大鎮，清廷退位之後，各統兵將領呼風喚雨，不可一世，爭城掠地，割據稱雄，這便是「北洋軍閥」的由來。

「甲午」戰敗之時，全國上下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之中，袁世凱在朝鮮防地，感受更為真切而痛心之至，李鴻章曾以父執的口吻謂人道：「袁世凱這個孩子頗有膽識，實在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這話傳到了袁世凱的耳朵裡，乃兼程返國，逕謁李鴻章，應對進退，完全是一副後生晚輩的態勢，加以兩人對眼前局勢及努力方向的看法幾乎大致相同，於是，在天津不遠處的小站，積極的編練新軍，稱裨將佐，均取自李鴻章所創辦之天津「武備學堂」，並延聘德國顧問為教官，而由袁世凱總其成，如火如荼的展開大規模的訓

練事宜，這是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的事。

早在「鴉片戰爭」之後，清廷與外人約定通商口岸為河北與江南，內稱「北洋」和「南洋」，之後，兩江總督便兼為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又號稱北洋總督，又稱北洋大臣。袁世凱在李鴻章的眼睛裏，是一個「足智多謀，規模宏遠」的人物，順理成章的繼李鴻章之後，擔任了直隸總督，也接收了「淮軍」的地位與班底。等到「八國聯軍」之後，李鴻章拼着老命，卒訂和議，心力交瘁而等不及「辛丑回鑾」便病逝於賢良寺中，這摺中有：「環顧海內，惟袁世凱能繼臣之後。」舉薦之誠，無以復加，清廷決計以袁世凱代替李鴻章，倚畀之殷，無與倫比。翌年「北洋新軍」之營制餉章均經訂定，袁世凱於焉成為滿清末季的柱石人物。

滿清入關後，原有一套嚴密的軍事制度，「湘軍」之興，倘由自籌，兵為將有，「淮軍」繼之，兵弁只知有將帥而不知有國家，袁世凱小站練兵，承襲「淮軍」衣鉢，對部屬猶如奴僕，視軍隊如私人衛士；昔日差弁，不數年間一躍而為統兵大員，或綜師干，或領疆圉，功名權勢之盛

，已遠遠的超過了「湘軍」及「淮軍」的氣勢，於是，「北洋派」、「北洋系統」、「北洋團體」或「北洋軍人」等名詞，便不脛而走，儼然成為當時中國獨一無二的龐大勢力。

袁世凱雖然也羅致了一批讀書人，替他居中策劃，多方結納，以鞏固其權位，但他真正推心置腹的人，則是受其羽翼，而且，才智駕下的部屬，嘗語人稱：「到底還是不諱字的人靠得住。」因此，造就了一批只知絕對服從，不敢有所主張，盲目的效忠，處處以私人情感為依歸，產生一種牢不可破的「報恩」觀念，頭可斷、血可流，絕對不能違背「恩上」或「恩憲」的。在民國鼎革之際，袁世凱就是憑恃着北洋武力要挾清帝退位，竊取民國政權；迨至英丑討袁軍起，袁命所部大舉南下，循京漢、津浦兩條鐵路，扼武漢、佔岳州、進南京，迄於上海，至此，北洋勢力始達於長江流域，袁世凱更是不作二不休，積極進行其皇帝的美夢。

經過了一連串煞費苦心的經營和佈置，袁世凱終於當上了皇帝。但是，全國鼎沸，衆叛親離的狀況，始終無法改善，袁氏憂憤成疾，竟至一

病不起，於民國五年六月六日暴斃於新華宮中，袁皇帝的壽命僅八十三天而已。

袁世凱死後，留下了一個難以收拾的爛攤子，馮國璋與段祺瑞繼起統率北洋勢力，兩人的地位不相上下，聲望及能力均不足以駕馭全局，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至此乃分裂為直、皖兩系；雙方意見不一，陰掣其肘，互爭地盤，擴充己力，要餉索械，迄無寧日，甚至演變成水火不容之勢。關外張作霖日漸壯大，稱為「奉系」，「直皖之戰」，奉系助直攻皖，「皖系」迅即土崩瓦解，二十萬部眾風流雲散，奉、直兩系於是成為均勢的局面。

民國十一年「直系」與「奉系」兵戎相見，吳佩孚調兵遣將，大出鋒頭，擊敗「奉軍」，虎視域內；兩年後奉系捲土重來，由於馮玉祥倒戈，又把「直系」打得落花流水。北伐軍興，「直系」與「奉系」雖然聯合相抗，實則已成強弩之末，不堪一擊；民國十七年北伐大軍底定平津，東北易幟，全國統一，至是「北洋軍系」全部瓦解。

「北洋軍閥」素描

袁世凱小站練兵之初，原以抵禦外侮為目的，規劃嚴密，訓練精實，戰技與精神，均頗為注重，不料，由於袁世凱的一念之私，使此一抵禦外侮的勁旅，盡耗於自相砍殺的混戰之中，實在是中國近代史中最大的憾事。

自從袁世凱死後，「北洋軍系」不但分崩離析，而且，迅速的腐化及惡化，壟斷政權，胡作非為，強取豪奪，無法無天。在日常生活中，更

是奢侈浪費，聲色犬馬，講究豪華，鋪排場面；在行為舉措上，簡直已經到了貪贓枉法，吃喝嫖賭，蕩檢除閑，了無禁忌的地步；因此，「北洋軍閥」這個名詞便取代了「北洋軍系」。

「北洋」二字，前述已多，不必再作解釋；「軍」字一目了然，似亦不須解釋；倒是「閥」字，原本也不是一個壞的字眼，「史記」云：「人臣之功有五品，明其等第曰閥。」古人書功狀於門楣，以示炫耀之意，在門左者曰「閥」，在門右者曰「閥」，「閥閱世家」，即是高官厚祿的人家也。據「冊府元龜」所載：「正門閥閱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桶，以墨染之，號為烏頭染。」後世稱門第高華者謂之「閥閱」。民國初年的「北洋軍閥」，在顯赫華盛之外，另有一層為所欲為，唯我獨尊，目無法紀，倒行逆施的意思；把一個原本良好的字眼，變成一個不堪寓目，也不堪入耳的壞字眼，實在是一件非常奇特的現象，至今，對於「閥」字的命義，仍然沒能更正過來。嚴格說來，「北洋軍閥」應該是與小站練兵時，直接有關的人，才能沾得上邊兒，但是，後來不但他們的徒弟徒孫都包括在內，就連八竿子都打不到的關外奉張系統，及西北軍系統的一部分，也都列入了「北洋軍閥」的範疇之中。大家耳熟能詳的當然是袁世凱的手下大將段祺瑞、馮國璋、曹錕，其次便是「直系」的靈魂人物吳佩孚、關外王張作霖、西北軍馮玉祥、「辦帥」張勳、崛起東南的孫傳芳了；而真正青出於藍、變本加厲，把軍閥形象塑造起來的人物，要算是第三流角色的孫殿英、韓復榘、齊燮

元與張宗昌了。其中尤以張宗昌最富於傳奇色彩，實可作為「北洋軍閥」的代表人物，而一般人心目中所說的「北洋軍閥」，大約就是張宗昌那個樣子。事實上「北洋軍系」的作風，在張宗昌身上都可以找到一些影子；而「北洋軍閥」的習慣，張宗昌不但照單全收，而且，更發揮得淋漓盡致。

典型的「北洋軍閥」大約是這樣的：盲目的相信武力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不屑從事政治工作，但却要干預政治事務，把政治人物玩弄於股掌之上；漫無目標的擴充實力和地盤，手下統御的兵弁越多越好，管轄的地區愈廣愈佳；雖然沒有經濟學的概念，却深懂斂財之道，別人的一切都是他的，強取豪奪，視為理所當然；唯我獨尊，蠻橫霸道，他的好惡就是別人行為的規範，順我者生，逆我者死，動輒高喊：「我把你斃了！」熱衷於物質享受，窮奢極慾，揮霍無度，根本不知節儉樸實、深身自愛為何物；狂嫖爛賭，不加節制，認為天下的女人，都可以金錢及權勢獲得，世上的金錢，均可以在賭桌上贏來，也不在乎在賭局中輸去；似乎不在乎領導統御的原則與方法，但却有一套自己之有效奇特手段，盛怒之下，可以把部屬罵得一文不值，甚至打得皮開肉綻；一轉眼的工夫，又可能笑迷迷的嗔聲問暖，加官進爵；最常見的情形是：剛剛集合部眾，把某一位屬下不分青紅皂白打了一頓屁股，解散以後，又拍拍他的肩膀一塊喝酒去了。

袁世凱手創「北洋軍系」，影響中國命運達半個世紀，弄得國事日非，民怨沸騰，尤其是民國初年的「北洋軍閥」，胡整亂搞，形同兒戲，

當時的人呻吟於他們的淫威之下，真可說是水深火熱，度日如年。後來的人抱着隔岸觀火的態度，穿鑿附會，添油加醋，予以醜化及趣味化，反而使他們真正的形象，在無意之間逐漸失真。歷來品評人物，原非易事，年湮代遠，往往失之於真實；時間太近，常常又會失之於偏頗。今日來品評「北洋軍閥」的所作所為，在時間上不算太遠，也不算太近，史料比比皆是，不至於難覓蹤跡；人物皆已物化，亦不必有所顧忌，想來應該是可以公正無私的加以敘述及發揮，不至於隔靴搔癢，老是搔不到癢處吧！

王湘綺以親身經歷，復詳細檢查檔案，發現曾國藩不如胡林翼之處甚多，於是，拋開私誼，秉筆直書，撰成了一部「湘軍志」，自己十分高興的自炫着說：「居然史遷矣！」但是，曾九帥却不那麼想，強烈的表示不滿，並運用各種壓力，強迫銷版毀書，但結果「湘軍志」還是流傳不朽；可見公道自在人心，即使影響當時執筆人士的記述，又豈能掌握後世的論斷。歷代以還，多少帝王將相，儘管在當時生殺予奪，不可一世，等到蓋棺論定，是非曲直就不是他們所能左右的了。

用歷史家的眼光來看，時間與空間似乎都可以縮小成一個舞臺，世人在這個舞臺上，煞有介事的扮演著各種各樣的角色，生旦淨末丑，穿綴出一連串喜怒哀樂的情節，悲歡離合的場面，身在其中的簡直是渾然忘我，一切的是非曲直更無暇顧及，但是，青史無私，必然會有一個真實而公正的評斷。

何謂歷史？「二十五史」是歷史，口傳心授的故事也是歷史，稗官札記更是歷史，甚至有關人物及事態的描繪記錄都是歷史；只要是公正真實，不偏不黨的以口頭或文字敘述人與事的内容，就是最有價值的歷史；因此，有些人與事，雖然能逃過正史的評斷，但却在野史中無所遁形。該說的大概都已經交待清楚了，現在言歸正傳，讓我們來談談張宗昌吧！

張宗昌的輪廓速寫

張宗昌體健如牛，腦笨如豬，性暴如虎，行動如風，處事粗枝大葉，待人豪爽熱誠；一生糊塗透頂，是個「如假包換」的鄉巴佬，套句北方俚語，簡直就是「土包子戴花」的滑稽人物。

幼年家境貧困，父親早死，根本沒有機會上學讀書，十二、三歲便長得人高馬大的像個小大人了；閒來無事，跟着吹鼓手的繼父，幹了幾年紅白喜事的「放銃」營生；十七歲那年投身縣衙；充任捕快的助手，大夥都管他叫「縣衙門的狗腿子」。人慢慢的長大了，在一個偏僻的小縣城裏耗下去，終久不是個辦法，於是，下定決心，出關闖蕩一番。

十八歲那年，初到東北，人地生疏，靠著一身蠻力，先在撫順挖煤，再轉到哈爾濱作賭場守衛；由於體形高大，膂力過人，加以個性豪邁，天生一副綠林好漢的性格，很快的便得到當地流氓地痞的擁戴，成羣結隊的跑到海參崴去做扒金礦工；耐不住礦場的寂寞歲月，又擔任過一個短暫時期的俄國巡捕，後來，索性糾集了一批亡命之

徒，選定中俄邊境的綏芬河沿岸從事開墾工作。其實，真正開荒拓土的時間很少，而聚眾滋事的時間較多，個個有馬有槍，好勇鬪狠，遇到機會便幹幾票不要錢的買賣，說他是土匪也行，說他是強盜亦無不可，東北人則稱這些人爲「拉大幫」或「鬍子匪」。

日俄戰爭期間（一九〇三—一九〇五），張宗昌曾經擔任過俄皇的雇傭兵團，馬上來馬上去，飄忽而至，使得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的日本軍隊猝不及防，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倉皇應戰，像秋風掃落葉似的，被打得落花流水；張宗昌一夥人的勇猛和威風，總算替俄國人掙回了一點面子，在帝俄朝野人士的心目中，張宗昌已成為能征善戰的驍悍英雄。

辛亥革命爆發，張宗昌剛滿二十七歲，囑聚了一批人馬，千里迢迢的遠赴滬上，投身李徵五麾下，被編爲騎兵團長；二次革命失敗後，張宗昌頓失憑倚，投靠江蘇督軍馮國璋，部隊被解散，委派他爲投閒置散的副官長，其間曾受到袁世凱的收買，幹下了刺殺陳其美的血腥勾當。

馮國璋繼任總統時，張宗昌相隨入京，其後領兵隨吳佩孚入湘，湘南撤防他則率部逃入江西，被江西督軍陳光遠巧妙瓦解了他的部隊；於是孑然一身，西走洛陽，吳佩孚閉門不納，再北上保定投靠曹錕也沒有結果，一氣之下，再度出關，張作霖派給他一個高等顧問的名義，算是暫時有了棲身之所。

第一次直奉戰爭，高士賓與盧永祥異軍突起，張宗昌自告奮勇，臨危受命，消滅二逆，立下

大功，又冒冒失失收編了一批白俄軍隊，於是，在奉系的排外氣氛瀰漫的情形下，居然，又有了一個小小的局面。

直奉二次戰起，張宗昌勇冠羣酋，自領騎兵，出冷口、襲瀋州、進擊黎昌，切斷直軍，使得直軍首尾難顧而迅速崩潰。乘勝追擊，收編了不少直系敗軍，造成「直魯聯軍」的新興勢力，這時他剛剛是年逾不惑。

齊魯聯軍由白俄的鐵甲車作為開路先鋒，沿津浦路南下，一日夜之間挺進了一千五百多里，在世界戰史上都算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奇蹟。由馬廠、濟南、徐州，直逼浦口與南京，像是摧枯拉朽般的趕走了盧永祥與齊燮元，不出旬日，整個囊括了江南肥美之地。

奉系爲了酬庸張宗昌，讓他衣錦還鄉，開府濟南，督辦山東，兼任齊魯聯軍總司令，躋身疆吏之林，也算是一個大帥級的人物了，從此，開始了他生命中最輝煌的歲月。

張宗昌在山東三年，驕奢淫佚，胡作非爲，揮霍之豪，一時無兩，貪財好色，橫征暴斂，姬妾盈庭，兒女成羣，除了「狗肉將軍」、「長腰將軍」而外，時人更稱他爲「三不知督辦」——一不知所部的兵員有多少；二不知自己的姨太太有多少；三不知自己擁有多少財產。其實他的子女究竟有多少，以及到底督辦應該辦些什麼事，他同樣的一概不知，連同上述的「三不知」，應該稱他爲「五不知督辦」，似乎更爲名副其實。

北伐大軍進抵保定，張作霖退回關外，行經皇姑屯時被日人炸死，奉軍急忙撤回東北，張宗

昌的齊魯聯軍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向白崇禧總指揮投降，於是，攜帶細軟，經由大連，亡命日本別府，企圖東山再起，畢竟已經成爲時代的渣滓，再也成不了任何氣候啦！他的薰天氣緣也在他的四十四歲這一年全部結束了。

「九一八」事變，日本意欲運用張宗昌在東北一帶的潛在勢力，百般引誘，企圖拖他下水，但他一向對日本人沒有什麼好感，着實不願任由他們擺佈，即使昔日好友不斷勸說，却始終不爲所動。少帥張學良當時駐在北平，勸其出關來平，故人相召，正是時候，於是，東裝就道，不日抵達北平，下榻鐵獅子胡同，照樣生活豪奢，吃喝嫖賭，曾招待新聞記者，大談賭經與德經，問到日本人向他拉攏一事，他扯開嗓門大聲嚷嚷着說：

「咱們好歹是中國人哪！可不會亂鑽煙肉的！」

倦鳥知返，葉落歸根，張宗昌在北平百無聊賴，忽然動了思鄉的念頭，於是，微得韓復榘的同意，以同鄉掃墓的名義，返回濟南，被仇家擊殺於車站，遂結束了他傳奇的一生，僅只活了五十歲。

張宗昌一生，直像一齣五花八門的鬧劇，他扮演粗獷有趣的角色，出色當行，入木三分，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衆口喧騰，報刊渲染，影劇方面更以他爲素材，極盡態、直、獷、魯、姬、戲、諂、諂之能事，他一生的功過是非，以及善惡好壞，由於言人人殊，乃至莫衷一是。

張宗昌是個不學無術的粗人，靠着勇猛驍悍

，居然在民國初年的擾攘局面中，歪打正着的混出了一點兒名堂。有人說他很像是瓦崗寨裡的程咬金，憑着蠻橫的三斧頭闖蕩天下；有人又說他像是梁山泊中的黑旋風李逵，粗里粗氣的胡攪蠻纏；有人則說他像是三國演義裡的張翼德，粗中有細，魯莽中却帶有濃重的人情味。他本人對於這些比擬都認爲不無道理，尤其把他與張飛相提並論，心中感到最爲恰當不過。

俗話常說：「是奸是壞，蓋棺論定。」張宗昌已經死去五十年了，不僅蓋棺，而且，早就蓋木已拱，然而，對他的評斷至今迄無定論；說他的好處，滑稽突梯，令人捧腹絕倒，說到他的壞處，能教人氣憤填膺，痛恨不已。北洋軍閥爲數不少，時移物換，絕大多數已逐漸爲人所淡忘，惟獨這位山東督辦張宗昌，却歷久不衰，仍然活生生的留存在大家的記憶裡。喜歡他嘛？抑或痛恨他嗎？如今都已經無關緊要，倒是他那毫無掩飾的爽朗性格，以及大而化之的優整作風，確實曾經爲人留下了一些欣賞式的印象呢！

向來月旦人物，大都有失客觀，犯了「先下結論，再找理由支持」的毛病，因此「好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善」的見解，便扭曲了真正的形象。或者是「以偏概全」式的進行「瞎子摸象」般的論究，難免「掛一漏萬」而難明真象。大多數的人則是人云亦云，不加深究，衆口一詞，隨波逐流；好在張宗昌本人向來是一根腸子通到底，一切作爲從不掩飾，再者，因爲相去不遠，傳聞及資料尚多，讓我們花點工夫，仔細來研究一下，看看他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人物吧！

在泰微中成長

滿清入主中原以後，白山黑水之間的各個部落民族，紛紛相率入關，東北地區反而形成一大片空虛狀態。

或由於避難，或由於逃荒，年富力強的山東大漢與燕趙男兒，便成羣結隊的攜帶妻兒，遠走關外謀求發展，就像是闖，粵人士下南洋一樣，抱著無窮的希望，向渺不可知的命運，進行堅毅的挑戰。

大約是在乾隆年間，膠東張家在族長張秉孝的率領下，輾轉來到哈爾濱附近的珠河地方，定居下來，該地倚山面水，土地肥沃，冬季雖然滴水成冰，但是，春風解凍以後，百花怒放，蜂蝶飛舞，一直到夏天和秋天，都是適宜耕種的氣候。張氏族人胼手胝足，筆路藍縷，開闢出一望無際的田園，於是，種大豆、植高粱、養驢馬、飼鷄豬，家道逐漸豐隆起來，提起珠河張家，在清代嘉慶、道光年間，在關外一帶還算是有點兒小小名氣呢！

張家傳到了張克東這一代，忽然動起了「學而優則仕」的念頭，於是，埋頭寒窗，苦讀詩文，立志在學問上痛下工夫，以期從筆硯中打開青雲之路。

一來是太平軍在南中國鬧得不可開交，清廷弄得焦頭爛額，窮於應付，再則是愛新覺羅皇朝，對東北人士總有一些難以啓口的成見，認為這些人大都是滿清入關後，乘機侵佔了他們的老家，而且，也都是些桀傲不馴的刁民；因此，在

科舉上，有意無意之間就會盡量予以排斥。試看：有清一代，東北人士出類拔萃、位居要津的，實在寥寥可數。既然在科舉中找不到出路，又不願撓回頭來從事農業耕作，遂一不作二不休，乾脆亂搞一通；舉凡包攬訴訟、為惡鄉里、吃喝玩樂的勾當，都成為張家子弟的拿手好戲。同治年間，張家出了個張虎子，身長體壯，面目黧黑，人稱「黑熊」者，居然幹起殺人放火的虧匪來了。

張虎子不但把祖先辛勤經營的家業散盡敗光，而且，在一次竊匪火拼的陣仗中全軍覆沒，而同時身受重傷，多虧與他出生入死的大脚老婆，揹負着他連拖帶拉的逃出了重圍，眼看東北地區再也沒有他們容身之地，於是，隱名埋姓，向關內逃亡。

整整的花費了一年多的時間，夫妻二人相依為命，病病歪歪的逃到了山東掖縣的大竹家莊，才算是歇下腳來。這時已到了光緒初元，外國人的勢力，大舉向東北地區伸展，而且，由於張虎子受傷後，因為得不到足夠的醫藥照顧，如今已經變成殘廢，東山再起的心願，已經被眼前的事實，無情的逐漸否定，日常甚至生活也難以維持；昔日的老虎威風，早已隨風而逝，此刻僅僅是一隻窩囊透頂的病貓了。

正在張虎子萬念俱灰的當兒，他的大脚老婆為他生下了一個兒子，總算是在他窮途末路上，重新點燃了一些希望的火花。他給這個孩子取名宗昌，意思是將來就靠這個後生小子來承襲衣鉢，昌益宗族些；至於字敬坤，有說是希望他長大

成人以後，要效法他母親堅毅果敢的精神，其中也含有張虎子對他大脚老婆感恩戴德的意思呢！

張宗昌出生於光緒八年，不久他的父親便去世了，母子二人，饑一頓飽一頓，過着孤苦無依的清苦生活。據說，張宗昌的母親脚大臂粗、孔武有力、個性強放、敢作敢當，趁着月黑風高的夜晚，操起一條木棍，躲在暗處，冷不防的把人頭一棍打昏，劫奪一些財貨，來養活他的丈夫與兒子；慣常獨來獨往，安善的人家，不願與這個來路不明的女人來往，她那殘餘的鬚匪性子，也懶得同別人囉嗦，就這樣我行我素，過着「沒有明天」式的生活，只是一眨眼，好多年就過去了。

俗話常說：「再壞的丈夫也可以作主，即使是一隻病貓，也可以嚇唬老鼠。」自從張虎子死了以後，孤兒寡母，頓失憑依，張寡婦在走投無路的狀況下，再操起木棍，心裡總不免七上八下，手顫心驚，於是，動起了再找一個當家的來為他們母子遮風擋雨的念頭。

想想容易，做起来却並不簡單。正正經經的男人，對他們母子自然是不屑一顧，就算是降格以求，仍舊是沒有絲毫的頭緒；反正這些事除了打定主意而外，還要依靠命運與緣份，要是時運不濟或緣份沒到，再多的努力也是白搭。

嗚呼，是中國樂器之王，高亢的聲調，能夠鋪排出熱鬧的場面，悠揚的音韻，可以渲染出歡樂或悲哀的氣氛，因而，便成為婚喪壽慶上不可或缺的一環。按理說來，吹奏嗚呼也算是一門相當不容易的技藝，應當是受到社會上合理的優容

才是，無奈當時崇尚簡樸，一般人的生活水準，也因爲工商業不發達而難以提高，因而，也就供養不起遊手好閒的「藝人」；倘若能夠節儉樸實，湊合着過日子，倒也不一定會比別人差到那裡去，如果，得了錢便花天酒地的任意揮霍，那便要難以支應，而時常捉襟見肘了。由於吹奏喇叭的人，自己不爭氣，塑造出來一個爲人詬病的形象，於是，大夥兒都管這批人叫「吹鼓手」，列入社會上的「下九流」，含有濃重的侮慢成份在內，常常與剃頭的、修腳擦背的連在一起，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遇到紅白喜慶，他們仍然是人五人六的在大庭廣衆之中大出鋒頭，被縣地方上有一個年逾半百的張百善，就是這樣一個人物。

張錫五（百善）吹奏喇叭的造詣，已到了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不但在掖縣首屈一指，就連膠東一帶算上，也是數一數二的好手。年富力強的時候，吃飽了、喝足了，能一口氣吹奏到三更半夜，把全本的戲曲，從喇叭的曲折音韻裡，表達得絲絲入扣，得了酬勞，就毫不在乎的呼朋引類花個精光，眼看年逾半百，連個老婆都沒能混上，事實上誰家的大閨女，會心甘情願的嫁給一個吹鼓手呢！

吹鼓手的活計，不是天天有得幹的，遇到清淡的日子，平時既沒有積蓄，而且，又不事生產，真是連吃飯都會發生了問題。有一年冬天，半個多月沒有進賬，手頭拮据得很，裹着老羊皮襖上街買了一塊大餅回來，天冷餅硬，實在難以下嚥，想要饒點兒開水，泡了來吃，便端了爐子，

蹲在門口生火，風大炭濕，久久未燃，於是，尖起嘴巴對着爐門拚命的死吹；恰好張宗昌的母親打此路過，看到張錫五那一副狼狽滑稽的模樣，不由得「啾啾」一聲笑了出來，一個是抬起頭來顯現出一副尷尬的模樣，一個則是大大動憐憫之心，遂即俯下身來幫着張羅，到底這檔子事還是娘兒們比較內行，三下兩下，爐火便燃了起來。

一個是孤男，一個是寡婦，兩顆心也隨着爐火熱了起來；水燒開了，分享兩大碗泡餅之後，圍着爐火談得投機，當天晚上這個大腳婆娘，便帶着張宗昌搬來同住。

起初還有些不好意思，對人只說是他們的遠房伯伯；張百善還蠻喜歡這個愣頭愣腦的小孩子，時常帶在身邊到處走動，張宗昌也就跟前跟後的伯伯長、伯伯短的叫個不停，一家三口，還真的十分和睦呢！

過了幾年，張宗昌忽然又添了一個弟弟，母親有一天把他叫到跟前說：「要不是這個伯伯待我們好，恐怕我們母子早就餓死了！從今以後乾脆就叫他爹吧！以後你有了出息，更要像對待親老子一樣的孝順他啊！」

反正他們都姓張嘛，再說別人也懶得管他們的閒事，就這樣張宗昌又憑空冒出了一個父親來。

張宗昌生就一副矯健的身手，十二、三歲便跟着繼父一夥人到處打雜幫閒，更由於身體棒、個兒高、膽子大，又腿長善走，索性在紅白喜事中，擔任危險的「銃手」，專門放銃來鎮壓邪魔。在舊式的迎親行列，或出殯隊伍，最前列由

兩位或四位身強力壯的小伙子，扮成武士模樣，手執火銃，腰掛火藥葫蘆，在前面開道，遇到大樹、懸崖、石橋或村落，都會點燃火銃，「咚！咚！咚！」連放三響，一方面是鎮壓邪魔鬼怪，另外也有壯盛聲勢，以顯示威風之意。放銃的小伙子，不但要有些膽量，而且，還要有足夠的體力，固無論隨時都可能發生危險，單祇是那噏人的火藥氣味，與震耳欲聾的聲響，就够使人魂飛魄散的了；等到三銃放完，又得裝填火藥，耗費偌大工夫，遠遠的落在衆人後面，必須飛快的跑到前頭，如此一來，就不是一般人都能够勝任愉快的事了。

在放銃的生涯中，張宗昌很快的便長大成人了。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正是狂瀾的年紀，好勇鬪狠，惹是生非，他娘管不了他，繼父更無奈他何，幸虧在衙門裡當捕快的崔二麻子看上了他，替他補了個名字，居然，搖身一變成爲官差人物了，整天忙着抓壞人、逮強盜，忙裏忙外，還蠻像一回事似的；但他畢竟是一個胸無點墨而又缺乏教養的人，在是非尺度上未必能够確切的把握，有時難免會仗勢欺人，因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怨恨，恨不得他一頭栽到陰溝裡命喪黃泉。

「鮮花插在牛糞上」、「巧婦常伴拙夫眠」，世間事真是無奇不有，像張宗昌這樣一塊材料，在十九歲那年居然討了一個如花美眷，這個姑娘不但人長得水葱兒似的玲瓏秀麗，而且，知書達禮，還是個大戶人家的掌上明珠呢！

有一天張宗昌獨自前往鄉下查案，在一處偏僻的松林小徑上，遇見兩個執杆子弟，正在調戲

一個弱女子，張宗昌大喝一聲，衝上前去三拳兩腳，就把他們打得人仰馬翻，趴在地上呼爹喊娘的變成了縮頭烏龜。張宗昌問明原由，從林子裡找到了這位姑娘的奶娘，親自護送她們回家；這件事經過後，張宗昌早已忘得一乾二淨，想不到過了些時，這位姑娘深夜來到張宗昌的住處，效「紅拂女夜奔李靖」，硬是非嫁他不可。

這位姑娘姓李，閨名春蠶，是城東富紳李家的獨生女兒，父母那肯善罷甘休，於是，一狀告到衙門，雙雙遂被逮至公堂；李春蠶靜着眼睛說謊話，只說自己是個私娼，投奔張宗昌是自願從良；李家父母氣得七竅生煙，便從此不認這個女兒了。

小兩口兩情繾綣，如膠似漆，正自慶幸之

際，不料當日被他打倒在地的兩個奴才子弟，其中之一却一命嗚呼了，好不容易找到了張宗昌的頭上，於是，又是一狀告到官裡，此番是人命關天，非同小可；總算崔二麻子有意放他一馬，向他透露風聲，讓他趕快逃走，但他新婚燕爾，實丟不下如花似玉的老婆。

李春蠶却是一個提得起、放得下的女人，對他說：

「事到如今，豈可眷戀兒女私情，與其坐以待斃，不如遠走高飛；再說一輩子待在這個偏僻小縣裏，也不會有多大出息，好好出外找個好營生，圖個出頭才好。至於我嘛！你走了以後，親爹娘總不會永遠不認這個女兒的。」

張宗昌還有幾分戀戀不捨的樣子，李春蠶索

性頭也不回的出門而去，眼看著一個弱女子尚能如此堅決，於是，心一橫，決計遠走他鄉。

究竟逃到那裡去呢？張宗昌始終拿不定主張，當天夜裡，他的母親徹夜與他長談，告訴他當年關外的一切，張宗昌聽得十分入神，天朦朧亮，他的主意已經打定，於是，揹起小包袱踏上了逃亡之路。

這是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的初春，柳絲吐芽，杏花乍放，張宗昌一路逃向關外，心裡想著珠河不知道是個什麼樣的地方？是否還能找到親戚朋友呢？如何來承襲父親張虎子的雄風呢？此時的他，不僅是在逃亡，更重要的是又肩負起重振家風的重擔，這一趟長途跋涉的跋涉，使他真正的長大了，也成熟了。（未完待續）

（原載：中外雜誌（台），一九八三年三四卷 四期四三—四九頁）



張宗昌外傳(二)

戚宜君

出關闖蕩江湖

抱着迷濛的希望出了山海關，關外風物對張宗昌充滿了新奇與刺激，抵達哈爾濱時，正是榴花耀眼的初夏季節，曾經到過珠河老家，但是，一切早已人事全非，提起「黑熊」張虎子，一般人大都毫無印象，老一輩的人雖有記得的，莫不破口大罵，咸認那是個十惡不赦的大壞蛋，簡直不屑一提。

想不到他父親給人留下來的印象，竟是如此的惡劣，看來這個惟一的希望已經註定落空了，他懊惱透了氣的皮球似的，再度垂頭喪氣的回到了哈爾濱，正好遇着撫順煤礦大工招募工人，於是，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隨着一夥人到了撫順。

天氣已經熱了，整天鑽進礦坑內挖掘煤塊，忍受着地層下面的熾熱與悶悶，整天汗流浹背，工作的辛苦也就不必說了。他有的是一身蠻力，再勞累的事情也難不倒他，祇是這份枯燥的工作，實在與他的性情太不適合。夏夜裡，星斗滿天，涼風輕襲，礦工們大都捨棄工寮，鋪上一條蘆席，露宿在煤堆上，享受夜涼如水的情趣，在有

一搭沒一搭的閒談中，夥伴們都說張宗昌的「賣相」生得好，身長體壯，頗有威儀，是個把門守衛的好材料，窩在這裡挖煤，實在是糟塌了他的天賦本錢。

有人甚至熱心的替他合計，並殷勤指點路徑，於是，說走就走，重回哈爾濱，替一個半大不小的賭場守衛。張宗昌年富力強，為人勤快，一個人可以幹幾個人的活兒，他的本職工作是守衛，其實裡裡外外粗重的的工作，多半都由他處理得妥妥當當。老闊着在眼裡，樂在心裡，不由得盤算着自從這個楞小子來了以後，不只是打架鬧事的狀況從未發生過，即是一點兒臉紅脖子粗的情形出現，只要張宗昌走上前去咧開大嘴巴哇啦哇啦的予以排解，霎時之間也就雨過天青了，正在想着下個月要加他的工錢時，張宗昌却又要跟着一夥人到海參威去淘金了。

淘金不同於挖煤，一個個都是身手矯健的人物，吃喝賭博，逞強好勝，比力氣開智慧，誰也不服氣誰。海參威一帶，華俄雜處，道德尺度與是非標準，都有許多不同的衡量角度，很像是美國西部拓荒時期的情形，誰的拳頭硬，胳膊粗，

誰就是大爺。

東北地方沿中、俄邊境一帶地區，民風强悍，強梁出沒，大多數的人都有槍有馬，無事時是安善的良民，一旦有人登高一呼，便能迅速聚集一大批人馬，幹上幾票不要本錢的買賣；遇到官兵追剿，便化整為零而難覓踪影，有些人則越過江東六十四屯，跑到海參威去避避風頭；扒金礦工中有不少是這一類的人物，經常是一大夥人，騎馬帶槍的呼嘯來去，濃重的綠林豪俠作風，惹了張宗昌這個小土包子。

一批批亡命之徒式的礦工，像旋風一樣，來了又走了，走了又來了，張宗昌也跟着他們學習騎馬、射擊、開闢、滋事，彷彿是與生俱來的天賦本能，沒有多久時間，他的騎術、槍法大有後來居上之勢。以後，又跟着他們幹了幾票買賣，顯現出他還有臨危不亂的特點，狠勁與定力，也令人刮目相看，特別是張宗昌碩壯的體形、驍勇的性格、威風的氣勢與講義氣、重然諾、輕財貨、好朋友等作風，不但贏得大夥兒的好感，儼然已經成了「當家」人物。

海參威有一個熱鬧非凡的「番酒吧」，張

宗昌一夥人時常到那裡飲酒作樂，清一色的俄國女侍，豐胸露臂，婀娜多姿的穿梭來往，大都長身玉立，風姿媚艷，有時一高興，反而喧賓奪主的把小個子的客人，攬在懷裡嬉戲一番，張宗昌生就一副人高馬大的身材，正好與她們旗鼓相當，在俄國女侍的潛意識裡，對他是頗為心儀，也非常傾慕的。

有一天，在「薔薇酒吧」裡，張宗昌又表現了一手英雄救美的行徑，從此那個名叫露露絲的女侍，便把他當成了知心的恩客，只要張宗昌踏進酒吧，露露絲就像妻子侍候丈夫一樣的殷勤服侍，體貼入微，後來，索性賃屋同居，共效鴛鴦雙棲之樂。傳說，張宗昌年輕時曾經討過一個俄國老婆，其實，他們並沒有正式結婚，但是，確實是像夫婦一樣，共處過一段不算短的時間，而且，還同她學會了一口流利的俄國話呢！

猶太人善於理財，是人所共知的，其他方面的謀生之道與花樣翻新，也往往是遠遠的走在一般人的前面，早在八十年以前，他們就懂得智慧型的犯罪手法，詐騙保險金也者，不過是牛刀小試而已。

海參崴的繁華市區裡，有一些猶太人經營的商店，張宗昌偶而也有同他們來往的機會，有一天，一個猶太老闆神秘兮兮的要他借一步說話，劈頭第一句便問：

「你放火燒過人家的房子沒有？」

張宗昌一時之間，還摸不清楚這句問話的意思，猶太老闆緊接著又說：

「你願不願意放火燒房子，每次可以獲得二

千盧布。」

這就奇怪了，放火燒人家的房子，還可以獲得豐厚的報酬，想必就是仇家洩憤的玩藝兒，大概就像是替人打架或殺人的事兒一樣吧！於是，他問：

「燒誰的房子？」

答以：「就是燒我這間店房。」

真是越說越玄了，那有人花錢請人來放火的，真是天大的笑話。心想：我要是燒掉你的房子，即使不找我拼命，也會告我一狀，那個猶太人看準了他的心事，解釋着說：

「你儘管放心啦！我決不會怨你，更不會告你，而且，還要感謝你，祇是要作得乾淨俐落，不可留下任何蛛絲馬跡，事後更萬萬不可向人提起，舉手之勞嘛！就可獲得大批的金錢，何樂而不為呢？」

於是，閒着也是閒着，就把這件事答應了下來，經過必要的佈置，一場大火把猶太人的商店燒得精光，事情作得天衣無縫，酬金居然多了五百盧布；後來，經過這個猶太人的介紹，一連串又做了好幾次放火的勾當，每次都順利的拿到了豐厚的酬勞，但是，他始終搞不懂，為什麼放火燒了人家的房子，人家還心甘情願的酬謝他呢？

那時候，海參崴大部分都是木石築成的二層樓房，放起火來非常容易，但是，夜路走多了總會遇到鬼的，有一次，竟然在捕房與保險公司的大力防範下，竟然有一個手下逃跑時摔了一跤，半天爬不起來而被捕了，好在那次並沒有把張宗昌牽扯進去，經過多方打聽，才知道以前放火燒

掉的房子，都是保了火險的，房主獲得的保險金，不知要比他所得到的酬勞高出了多少倍，於是，他恨恨的說道：

「他奶奶的，以後再也不聽這些王八羔子使喚了。」

根據在掖縣老家時，曾經擔任過捕快助手的經驗，對於吃公事飯的人，總有著幾分親切的感覺，加上他會說一口流利的俄國話，比較容易與俄國人溝通，有一個時期，居然當起俄國巡捕來了。

人在公門好修行，張宗昌在處理公務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要對上司能夠交待得過去，着實放過不少交情，「張長腿真够義氣」的溢美之詞，不旋踵便在海參崴的下層社會中傳開了，有些小混混們還想盡了辦法來討好他，甚至孝敬他，黑白兩道都能插上一腳，張宗昌的聲名傳開來之後，大批錢財也就滾滾而來了。

「錢財如糞土」，錢在張宗昌確是漫不在乎的，左手來右手去，揮金如土，廣結朋友，但他真正獲得朋友們的衷心悅服，是在一次酒酣耳熱之際，忽然提起他的老子來，想不到在珠河為人不齒的「黑熊」張虎子，在海參崴的下層社會裡，仍然殘存着一些傳奇性的色彩，既然，張宗昌是「黑熊」張虎子的後人，許多人便自然而然的把他們那一層崇羨的態度，不知不覺的轉移了過來。

一些亡命之徒，便開始向張宗昌身邊聚攏，有人說：「大丈夫總要開創一番事業才行，老是窩在海參崴也不是個辦法。」經過一番計議，集

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選定中俄邊境的松花江地方，開始從事開墾工作。在那個天高皇帝遠的地域，沒有人煙，也沒有法律，張宗昌就像是一個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土皇帝。

天知道，這一批好吃懶做的人，如何能定下事業，真正從事開荒拓土的艱辛工作，而且，不久後日俄戰爭便爆發了，日本人與俄國人像拉鋸一樣，你來我往，打得昏天黑地。張宗昌領導下的一批人，聽說打架，便躍躍欲試，看到人家真槍實彈，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真想湊上一角，但他們畢竟都是中國人啊！清廷曾經一再告誡：「日俄之戰，中國嚴守中立。」因此，他們也不敢隨便的輕舉妄動。

日俄之戰中大出鋒頭

溯自「八國聯軍」攻佔滿清首都，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逃往西安，李鴻章獨任艱鉅，往返折衝，忍辱負重與列強簽訂「辛丑和約」，日本與俄國在朝鮮半島及中國東北的利益，因而，大起衝突，雙方互不相讓，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日本意欲獨霸朝鮮半島，而與俄國分享滿洲權益；俄國則堅持獨霸滿洲，却也要分沾一部份朝鮮半島的權益。雙方往返磋商，始終不得要領，進而越談越僵，於焉兵戎相見。

清光緒二十九年歲暮，雙方交涉已經瀕臨破裂邊緣，俄國事前曾經一再揚言：「爲了保護自身在遠東之利益，不惜與日本一戰。」心想：扶桑三島，蕞爾小國，大約也成不了多大氣候。日本方面暗地裡已經積極從事備戰，主動於十二月

二十日宣佈與俄國絕交，五天後便對俄宣戰。

日本人一向喜歡秘密準備，先發制人，企圖在迅雷不及掩耳的狀況下，予敵人措手不及的震撼，而豐收戰果；因此，在宣戰前夕，日本兵艦已經陸續從佐世保軍港出發，駛向朝鮮，擊敗俄艦於仁川後，俄國乃始倉促應戰；這與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偷襲珍珠港如出一轍，要是美國能够吸取日俄之戰的經驗，必不至於有倍大的損失。

日俄之戰如火如荼的展開以後，各國相繼宣告中立，唯中國之處境最爲尷尬，蓋兩國交戰，不是在其中之一日本或俄國的領土上，領海中進行，而是在中國的土地上和海岸線大打出手，真正是豈有此理。是可忍孰不能忍，但是，不能忍又將如何？清廷疲弱不振，連擺擺姿態都缺乏後盾；無可奈何之下，祇有接受國際間的勸告也宣布中立，中國在日俄之戰中的所謂「中立」也者，實在就是「甘教蹂躪，任人宰割」的代名詞。清廷室而皇之的劃定遼河以東爲交戰區，遼河以西爲中立區，一任皇清臣民的生命財產，飽受日俄雙方交戰國的無情摧殘，如果這也能算是「中立」的話，豈不令人笑掉大牙，真是言之痛心，嘆之污舌。

光緒三十年初春，日本陸軍大舉渡過鴨綠江進入我國東北，日本海軍以自殺艦隊襲入旅順口，沉船封鎖航道，把俄國兵艦全部堵塞在旅順港中；於是，日軍海上運輸暢行無阻，人員補給源源不斷。日、俄陸軍主力激戰於遼陽，雙方死傷高達數萬人；其後，又會戰於沙河，戰況亦十分

慘烈。俄軍兩次敗北，旅順方面在日本海軍挾擊下，孤立無援，勢窮力竭，歷時八個月之後終於瓦解。

光緒三十一年春節甫過，日俄兩方調遣大軍，總數達八十萬人，在奉天一帶進行總決戰，戰線綿亘四十餘里，經過了一個月的激烈戰鬥，反復衝殺，彼此肉搏，俄軍終於不支而節節敗退，日俄之戰的命運也就在這次會戰之後完全決定。就在俄國陸軍一敗塗地時，其波羅的海艦隊，三十八艘戰船浩浩蕩蕩的船艦相接，繞道好望角，穿過麻六甲海峽，駛入對馬海峽，準備在日俄之戰中大顯身手，日本海軍以逸待勞，在東鄉大將宣稱「皇國興廢，在此一戰」的號召下，突出猛襲，使得這一批生力軍，也迅速或沉或殘而煙消雲散了。

俄皇近臣，深慮日軍挾其戰勝之銳氣，進攻俄國本土，一旦兵臨城下，其投降條件必然十分嚴苛而難以接受，此時若有勁旅稍挫敵人的威風，則和談條件，自必稍有改觀。

話雖然是不錯，但是，俄國的海參威艦隊殘破不堪，大部分船艦已在旅順被殲滅；波羅的海艦隊萬里迢迢前往增援，亦被擊潰；陸軍方面經過百餘次大小戰役，尤其是三次大決戰，已經喪失了戰力，陷於慘敗的境地，此時到那裡去徵調勁旅呢？

於是，有人獻策說：「中國東北一帶的『鬍子匪』騷擾善戰，倘能加以號召，或可爲助，亦未可知。」俄皇在「病急亂投醫」的狀況下，抱著「不妨一試」的心理，下令招募義師勤王。張

宗昌的那一夥人，聞訊之下乃晝夜兼程，前往俄京應募，於是，補充裝備彈藥，言明抵抗日軍一日，得酬勞一萬盧布；就這樣張宗昌的烏合之衆，遂成了俄皇的勤王義師，其實，他們一個個都是中國人，對俄皇「勤」的那門子的「王」呢？

反正，「勤王」也好，混水摸魚也罷，張宗昌率領他那一批亡命之徒，風馳電掣的回到中俄邊境上。橫衝直闖，居然，能把日軍打得七零八落，真是日俄之戰中的一大怪事。

原因是日軍認為俄軍已經完全喪失了戰鬥力，在防備上固然鬆懈了不少，而戰鬪意志也大不如前；在驍悍驍勇的馬隊倏忽而至時，倉皇應戰，措手不及，立脚未穩，便敗下陣來；而他們那種「瞎胡鬧」的打法，使得日本正規部隊目瞪口呆，一下子竟然難以應付，不知如何才好。

好在張宗昌並沒有窮追不捨，祇是蜻蜓點水式的一瞬即逝，日軍雖然窮於應付，但並未受到致命的打擊。張宗昌及其所部轉戰各地，呼嘯而去，來似驟雨，去如疾風，到處燒殺劫掠，每個人腰中都纏滿了珍珠瑪瑙，囊袋內也滿是黃白之物，一天到晚追奔逐北，看見日軍便行射殺，加以地形熟悉，神出鬼沒，日本人對於這批亂七八糟的武力，真是傷透了腦筋。

日俄之戰中，日本人雖然戰勝，但國內壯丁業已徵發一空，軍費的支出亦已到了民窮財盡的地步，實在也難以繼續作戰了；加上張宗昌的從中搗亂，日本人已感到窮於應付，恰於此時美國總統羅斯福出面調停，兩國便求之不得的進行講和談判了。

俄國派遣代表徵德，日本派遣代表小村，在美國朴資茅斯舉行會議，小村最初以戰勝國之姿態，向俄國提出割地賠款的要求，俄國代表徵德則嚴辭拒絕說：

「俄國雖然戰敗，尚未被征服，所提條件，斷難接受，如果繼續要脅，則不惜再戰。」

並應約指出，中國民衆皆願助俄軍一臂之力，木村心想：張宗昌一支人馬，就使得日軍難以招架，倘若再有十個八個張宗昌，那還得了。於焉色厲內荏，幾經磋商，遂於光緒三十一年八月簽訂了「朴資茅斯和約」。

從此，日本人完全控制了朝鮮半島，並大大的擴張其勢力於中國東北，且獲得半個庫頁島的控制權。對中國而言，這次歷時十九個月的戰爭，實際被犧牲宰割的還是炎黃子孫，不啻是「甲午戰爭」及「八國聯軍」的延長，而中國却忍氣吞聲，完全承認了「朴資茅斯和約」中日本所得的利益，真是窩囊到了極點。

倘若在日俄雙方都打得精疲力竭時，清廷也像俄皇那樣號召義師勤王，聲勢必然更為浩大，理由自亦更為壯直，「漁翁得利」的情況，想來並非絕無可能，可惜昏庸無能的滿清親貴重臣，竟連這個念頭都不敢想，更遑論一試了，機會稍縱即逝，能不令人慨嘆！

俄皇既免於城下之盟，論功行賞，張宗昌在俄皇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俄國朝野也變成了衆口喧騰的英雄人物。日俄戰爭結束後，戰場上的敵對狀況全面停止，張宗昌率部前往聖彼得堡接受嘉勉及授勳，那是一個秋高氣爽的午後

，凱旋門大開，沿途張燈結綵，張宗昌騎着駿馬，身披狐裘，率領部衆十餘人疾馳而入，兩旁黃頭髮藍眼睛的小姐兒，都以羨慕的眼光，目不轉睛看着他們絕塵而去，這時的張宗昌才只有二十四歲呢！

俄皇在宮中大擺筵席，皇親貴胄，顯要重臣，均趕來歡迎這位日俄戰爭中的英雄。俄皇高興萬分的贈以藍寶石大綬勳章一座，並親自予以佩戴，對張宗昌及其部衆的神勇讚不絕口，並擬訂期親自檢閱一番，以示慰勉之意，但是張宗昌心中却七上八下的忐忑不安。

原因是張宗昌謊稱他的部屬近千，所領補給餉械都是按人數計算，實際上他的屬下最多時期也不滿五百人，等到日俄戰爭結束，許多人發足了洋財早已掉頭離去，如今頂多也不過是百來人馬，如果俄皇檢閱，豈不「穿梆」「砸鍋」麼？如果婉轉加以推辭，又怕俄皇死心眼的非要表示破格的優遇不可，於是，急中生智，索性要起狗熊來了。

反正打了勝仗，氣餒正盛，於是，提高嗓門道：

「俺帶領弟兄出生入死，把日本鬼子打得像雙縮頭王八，怎麼着，這會兒還要點名？怕俺吃空缺，就別請俺來，咱們中國隊伍，不能聽你們任意擺佈，什麼叫檢閱，俺不懂，真他奶奶個熊。」

張宗昌唱作俱佳的哇啦哇啦連說帶罵，看樣子好像受到了很大的委屈似的，眼睛瞪得老大，在場的人一個個不知如何才是，俄皇滿頭霧水，以

爲自己失言，急忙遜謝，檢閱一事遂不再提起；張宗昌在俄京風光了一陣了，領到了抗敵費，一陣風似的又回到了海參威。

俄國戰敗後，海參威也呈現出一片蕭條景象，張宗昌們有了錢，那裏不能落腳，囊橐既豐，各自作鳥獸散去，張宗昌又回到了哈爾濱，整天花天酒地，揮金如土，沒有多久便又弄成兩袖清風的窮措大。

時過境遷，往事也懶得提起，畢竟他與俄國人有些交道，好歹總得有個飯碗之處，乃混入當地俄國領事館裏打雜。一日與司閹閒聊，得知俄皇病了，日夜想念日俄戰爭期間代爲抗日的中國年輕將軍，並在俄文報紙上大登消息，張宗昌聽了非常高興，便告訴司閹者，俄皇要找的人就是他，司閹者嗤之以鼻，以爲他是在瞎吹牛皮，等到張宗昌取出藍寶石大綬章時，才連忙稟明領事，整個使館的人都慌了手脚，一面待如上賓，一面拍發電報向俄京報告。

當時俄皇已經病危，久久不見回音，又過了些時候，才傳來俄皇駕崩的消息，新皇忙著登基，俄京亂成一團，張宗昌想出親往聖彼得堡一行，領事以爲不妥，並再度拍發電報，請求新皇對張宗昌有所賞賜，新皇允准，就把興安嶺一處金礦的所有權送了張宗昌。扒礦淘金是他的老本行，遂召集了一批人手，接收了金礦，又幹起既是礦工又是鬍子匪的勾當來了。

張宗昌後來飛黃騰達，早已把金礦的事忘得一乾二淨，但是，他的後人張濟棠，至今仍然保存着那個金礦的洋文契約呢！

榮任騎兵團長

在興安嶺的金瓜寨中，張宗昌生活得並不如意，像他這種野馬似的性格，如何能够安份守己的扒礦淘金呢？

這時，與他最接近的是一位名叫王棟的山東同鄉，王棟在家鄉讀過幾年私塾，平日愛看一些「七俠五義」、「水滸傳」、「三國演義」之類的通俗小說；晚上收工以後，山居寂寞，根本沒有任何消遣可言，在昏黃的煤油燈下，王棟便連騙帶唬，講些故事給大夥兒解悶，據說，張宗昌的價值觀念及行爲標準，一大部分都是此一時期奠下的基礎。

有一天，張宗昌與王棟到海參威去閒逛，路邊攤子上有個看相的江湖術士，一個勁兒的盯着張宗昌從頭打量到腳，又從腳打量到頭，口中不住的嘖嘖稱奇。王棟大喝一聲道：

「幹嘛呀！看人還有這樣看法的？」

相士打躬作揖的告了罪，和顏悅色的說：

「不爲別的，難得看到你這位朋友的相貌，如此偉岸奇特，日後必然富貴無量，而且，是個帶甲十萬、位列專閫的統兵大員；只不過兜兜太露，得意之後，却要特別小心，才可全福全壽。」

張宗昌聽了哈哈大笑，心想：統領千百人馬倒不是難事，如果說十萬甲兵嘛！那真是想也不會想過。忽然，有人這麼一提，不由得爲之怦然心動。他十分高興的對那位相士說：

「如果真的有那麼一天，一定不會忘記先生

的美言，必然要好好的酬謝您老；至於善終或是惡終，我姓張的壽死溝埋、路死路埋，從來都沒有放在心上。只是我目下幹的是不見天日的採礦營生，那能有我帶兵的份兒？只怕先生是看走眼了啊！」

相士斬釘截鐵的說：

「平生別無所長，只是看人從不走眼。我敢斷言不久以前你就曾經叱咤風雲過一番，話不必講得太過明顯，相信你我心裏都有數；再說英雄嘛！不怕出身低，方今天下鼎沸，千萬不可蹉跎時光，還是及早拿定主意，圖個出身才是。」

相士的一席話，在張宗昌的心湖中激起了很大的波瀾，王棟私下也建議說：

「咱們如果老是這樣混下去，實在也不是個辦法；想當初劉關張桃園結義，起兵討伐黃巾賊，咱們何不邀集一些弟兄，也大幹他一番呢？」大幹一番總該有個目標吧！再去替俄國人賣命，不要說他們如今是自顧不暇，即使是需要我們，總歸我們還是中國人呀！此事可一而不可再，老毛子這條路是別想了。再看東北地區的馬上來馬上去的幾夥鬍子匪，說實在的，張宗昌還真的沒有把他們放在眼裏呢！投效滿清政府麼？一來是根本無進身之階，二來張宗昌眼看著清廷的窩囊勁兒，他打從心眼裏就不舒服，想過來想過去，始終得不到一個圓滿的結論。

辛亥年武昌起義之後，革命志士在全國各地桴鼓相應，革命浪潮波瀾壯闊的在華南地區展開，白山黑水之間也到處瀰漫着革命的氣息；對張宗昌而言，他不懂得「革命」是怎麼一回事，只